

东莞市文艺创作基地作品选集(第一辑)

东莞(虎门)相声小品创作基地 优秀作品集

广州出版社



【李岩君相声小品作品集】

知心爱人

时间：晚上十点

地点：黄埔怡园小区太平海关某业务科室小副科长的家

人物：赵科长——（赵）

春兰——赵科长的妻子（兰）

小王——海关业务科室副科长（王）

少华——小王的妻子（华）

[台上放一张沙发，饭桌前少华脸上挂着泪痕，已经睡着了。

电视里播放着“知心爱人”的音乐]

[赵科长急匆匆上，按门铃，少华惊醒，看看钟]

华：都十点了，他还知道回家呀！（赌气地）哼，就让他等多会儿，晚点再给他开门。

赵：（改为敲门）家里有人吗？我是赵科长呀！

华：赵科长？他怎么来了？[赶紧擦擦脸，开门]

赵：（调侃地）你这门还真难叫啊！

华：（不好意思地）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小王呢！

赵：咋了，又把小王给赶出去了？

华：（不好意思地）赵科长，瞧您说的？

赵：怎么，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？

华：哦，不好意思，赵科长，快请进，您坐。

[端来一杯热茶]

华：赵科长，您喝茶！

赵：哦，谢谢！（四处打量）这都快过年了，怎么一点气氛也没有啊！该办点年货了吧。

华：（一听这话，气不打一处来）过年，过年有什么好？人家过年我过年，小王他当个海关的副科长，整天不是晚归就是加班，冷冷清清的就我们娘俩，过年有啥意思？

赵：少华啊，这小王他也是没办法呀！

华：没办法，那咋不见嫂子对你有意见。我看，就是他太不顾家了。

赵：（苦笑）我？你以为我好到哪儿去啊！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，还都是超过晚上十点的。有时候一加班连家都不能回。

华：（瞪大了眼睛）不会吧？

赵：怎么会？不信，你问问你嫂子去。

华：那嫂子她？

赵：她呀，她是有苦往肚子里咽，一心一意支持我的工作。一个人撑起一个家，实在是不容易呀！

华：嫂子她真伟大！可是，我实在受不了他那臭脾气！

赵：小王的脾气臭？那我可不信，在单位里，不管工作有多忙多累，从不叫苦，还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也没见他发什么

脾气，你是不是误会他了。

华：我误会？你有没有见过洞房花烛夜就去加班的？

赵：那不是任务紧急嘛！

华：那你有没有见过孩子病了，爸爸不闻不问的？

赵：我可是经常的了，孩子长这么大，我可是一点责任都没负过，你知道孩子说我什么，他说，我爸爸特伟大，过去有大禹治水，我爸爸现在是综合治水（税），孩子苦啊，他妈可是更苦啊。

华：（动情地）是啊，做海关人的家属可是真苦啊！就连老人家去世，小王他，都毫不知情。

赵：（吃惊的，站起来）你说什么？

华：（知道说漏了嘴，赶紧掩饰）没，没，我没说什么呀！

赵：你是说小王的母亲去世了？

华：（伤心地，点头）嗯。那可是含心茹苦养大他的慈母啊。（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）

[赵轻轻地拍着少华的肩膀，一时无语，少华将头轻轻靠在赵科长的肩上]

[春兰焦急地上]

兰：老赵说今晚要加班，晚点回来。可现在都十点多了，也不见他回来，电话也关机了，不行，我得送点东西给他吃，他那胃一饿就会抽筋。

[走到小王家门口，见门虚掩着，奇怪地走上前]

兰：这小王也太粗心了吧，这半夜三更的，门都不关，不行，我得告诉他一声。[推门，见到眼前这情景，愣在那里]你，你们……

[赵科长、少华见到突然闯进的春兰，赶紧分开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]

兰：（指着赵科长）好你个老赵，你还真行啊你，跟我说要加班，加班加到隔壁了呢！

赵：（赶紧地）春兰，你可别误会。

兰：（指着自己的鼻尖）我这叫误会？你当我的眼睛是瞎的！

华：嫂子，你看到的，这，这不是事实。

兰：（盯着少华）什么叫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！（转向赵科长，狠狠地）老赵啊老赵，亏我一心一意地对你，从来都没对你产生过什么怀疑，可你，你对得住我！

华：春兰嫂子，你听我说。

兰：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！

华：春兰嫂子，你真的误会了。

兰：（气得扭头就走）我走，眼不见干净。

华：春兰嫂子，听我说呀，不要走。（上前扯住春兰）

[小王上，刚好跟欲出门的春兰撞个满怀]

王：（吃惊地）嫂子，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
兰：（见到小王，委屈地指着赵科长和少华）他们，他们，呜……

[小王见状，不明所以，只能轻拍春兰的肩膀安慰，春兰顺势倒在小王的怀里痛哭]

华：春兰嫂子，（两人对望一眼，心领神会）你们两个这又唱的哪一出啊？！

王：这，这都是怎么回事呀！

兰：（赶紧推开小王）我，我……

赵：（拉过春兰的手，调侃地）春兰，我知道你是清白的。我可不会像你那样误会你。

王：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
华：（没好气地）你还知道回家呀，刚才差点让嫂子误会赵科长。

兰：（疑惑地）那你们刚才？

赵：我看咱们还是回屋再说吧，这半夜三更的，别影响别人休息。

〔众人回屋，在沙发上落坐〕

华：嫂子，刚才是我太伤心了，才……

兰：（不好意思地）现在我可以理解了，女人太伤心的时候，就想找个肩膀靠靠。海关家属的心也是伤得太多了，少华，遇到什么事了？

王：（赶紧地）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回家那么晚，更不该一回家就挑吃挑喝，还嫌她太啰嗦。（对少华）老婆，我知道错了。一出家门，我就后悔了，这不，特意叫老赵来帮我说说情。

华：原来是你让老赵上来的呀，你，你还真行啊你。

赵：小王啊，最近太忙了吧。

王：（不解地）科长，少华她不了解，难道，你也不了解吗？我们海关，年关可是一个大关呀，哪个环节一出错那可就出大娄子了，我，我哪能不忙呢。

华：那你就有理由回家对我吹胡子瞪眼。

兰：就是，小王，这点你可得跟老赵学学。他呀，一进家门就先拿扫把，再表扬表扬我的手艺。我呢，明知是假的，也开心呀，那怒气也就烟消云散，哪里还会吵架呀。

王：是，是，嫂子说得对，以后保证改。

赵：（正经地）小王啊，工作再忙，也不能忘本啊，你有没有关心一下你的家人。

王：（不好意思地）我，我，好象没有。（转头，对舞台下面）这怎么像三堂会审呢！

赵：小王啊，跟你说件事吧。

王：啥事，你说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

赵：看，你又来了，这次的任务是，赶紧带老婆孩子回一次老家。

王：（奇怪地）为什么？年关啊，科长，我怎么可以走呢！

赵：你小子，你……（无奈地）唉，你知不知道你母亲……

华：（赶忙站起来阻止）赵科长！不能说，不能说呀！

兰：（不解地）怎么啦，啥事不能说呢。

王：就是，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？少华，你不会是……嗯？

赵：（生气地）臭小子，你母亲去世了！你还不知道，你还算人家的儿子吗？

王：（一惊，跳起来，不信地）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母亲好好的，前几天还跟我通过电话呢！（上前扯住赵科长的衣领）赵科长，你也太黑了，怎么可以咒我母亲呢。

华：（上前拉住小王，哭泣）这都是真的。

王：（暴躁地）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

华：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，她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，可是，为了你的工作，她一直让我替她隐瞒。

王：（哭泣地）不可能！少华，告诉我这都是假的。

华：是真的呀，小王，我的心里也总觉得对不起她，所以……所以这段时间，一看到你，我就很容易发脾气，你知道我瞒得

有多苦吗？

王：（大哭）妈！

华：我本想带孩子回去一趟，可老人家她执意不让，她说，那样会影响孩子的学习，更怕让你知道……

兰：（上前抱住少华）妹子，我的好妹子，谁叫我们是海关人的家属呢。

华：老人家临走的时候说，小三呀，我就挂他了，他在海关工作，太累太辛苦，你们大家都体谅体谅他……她，是叫着小王的名字走的呀……

王：（冲动地跪在地下，猛叩头）妈！……是儿不孝，是儿不孝呀！妈……

赵：（扶起小王）小王，你节哀顺变吧！你，明天就给我回家，为她老人家送最后一程。

华：不，科长，我们不能辜负老人家的一片心意呀，这可是她老人家最后的心愿！

王：（擦擦眼泪）对！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拿出成绩让您含笑九泉！

赵：（感动地）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！

兰、华：我们支持你们！记住，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！

〔四双手紧紧握在一起，“知心爱人”的音乐起……〕

· 小品 ·

“非典”时期

时间：2003 年春

地点：张三家

人物：张三——丈夫

翠珊——妻子

场景：舞台中央摆着一张沙发，一张茶几，茶几上放着一杯茶。

[张三悠闲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看报纸]

[翠珊背着一个大包，步履蹒跚地上，来到张三面前，将包裹重重地往地上一放，发出巨大的声响]

张：（吓了一跳）妈呀，地震呀！

珊：（风风火火地）张三，快！快！快来搬东西！（把大包解开，急急地一件一件地往外搬）

张：（揉揉眼睛，眼睛瞪得越来越大）老婆，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珊：（生气地）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搬东西呀！

张：（回过神来）哎，好！好！

(夫妻俩在舞台上奔跑着搬东西，只一回儿，屋里便摆满了，连茶几上、沙发上都放满了东西)

张：(一边搬东西，一边说)翠珊，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吗？咱们这儿可是八楼呀，又停了电，你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这些东西搬上来的？

珊：(双手插腰，不服气地)怎么，不相信你老婆有这本事？

张：当然不信，你平时拿一篮菜都叫累呢？

珊：我也奇怪着呢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潜能呢？

张：今天商场大降价呀？

珊：(夸张地)大降价？你想得美？

张：(一边搬一边自言自语)米、油、盐、醋、药材……(越来越觉得奇怪)翠珊，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？

珊：(急切地)你这个愚木疙瘩，天都快塌下来了，你还不知道？

张：(不解地)天快塌了？(望望天)没有哇，到底啥事那么夸张嘛？

(东西终于搬完了，翠珊想找个地方坐坐，却找不到，最后只好坐到沙发上的一袋米上)

珊：(喘着粗气，埋怨地)一个大老爷们就知道看报看报，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家。

张：我不关心？我可是做好饭等你回来的。翠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你那样子，咱们像是要去逃难。

珊：可以这么说，不过我们不是出去逃难，而是在家避难，看，我把该买的都买了，就算在家里呆他十年都不怕了。(深情地环顾四周)我现在才发现，咱们这小屋是那么的温暖亲切。

张：（摸摸翠珊的头）翠珊，你没毛病吧？没发烧呀？（大惊）翠珊，你神经出问题啦？

珊：（生气地站起来）谁神经出问题了，我看你才有问题呢！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呀？（又坐回沙发上，用手扇着风）今天我花了将近半年的工资，还请了一个月的假呢！哎，对了，你也快请假啊，咱们在家好好地躲一个月。

张：（不解地）这都哪儿跟哪儿呀？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了，你今天刮的到底是什么风啊？

珊：（拿起桌上的茶，大口大口地喝着，喘口气）我跟你说过，现在外面正在流行一种传染病，已经死了好多人啦！用来消毒的白醋已经升到五十元一瓶，我还差点儿买不到呢？

张：（吃惊地伸出五个手指，瞪大眼睛）五十元？就一瓶醋？

珊：看，这盐是五元一包，这米的价格也翻了一番。

张：（眼睛瞪得越来越大，吃惊地张大了嘴吧）你，你不是在吓我吧，这么贵，你居然买了那么多？你是不是有病？（摸摸翠珊的头）

珊：（不满地）你才有病呢？生存第一呀，我的丈夫！

张：（也不满地）那你也不用买那么呀！

珊：（滔滔不绝地）傻瓜，我还嫌买得少呢！你看，这醋是用来消毒的，这米、这盐据说都快停止供应了，这板蓝根是我跑了几家药店才买到这唯一的五包的。你都不知道，商场里那混乱的场面，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抢到这一点的。

张：（夸张地，更不解）你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？还只抢到这一点？

珊：（自豪地，站起身，手中比划着）可不是？你看，我这手推

车，那手霸着几袋米，嘴里还嚷着：“这些是我的！”

张：（在旁边比划着学翠珊的样子）这些是我的！

珊：（没理会张三，继续比划着）这不，就为了那最后一袋米，我还差点儿跟人打起来呢！结果，还是我赢了！

张：（偷笑，揶揄地）你还真行啊？

珊：（以为张在赞扬她）那当然啦，战场上，我可是女中豪杰呢。

张：得了，得了，你别臭美了。（指油）油，油没有停止供应吧，你买那么多油干嘛？

珊：（一愕）油？（想起）嗨，这还多亏了旁边一个看热闹的提醒，他说，你光买米、买盐有啥用？没有油，怎么成炊呢？可不是，有道理，他这一说啊，那人又呼啦一下一拥而去抢油了，我呢？一马当先，拿起几罐油就往车里放，那种英雄气概，你可没眼福看喽！

张：（忍不住笑）你还英雄气概呢，简直就是一个泼妇。

珊：（气愤地）你才泼妇呢！

张：（讨好地）好了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

珊：（嗔怪地）你呀！

张：那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回来，我怎么一下子看不过来呀！

珊：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是能抢多少就抢多少，还真不清楚到底买了多少？（跳起身，拉张三）快来，咱们清点清点。

张：（阻止）我看，这先别急，东西反正都在这里跑不掉，我们得先把这件事搞清楚。

珊：这还不清楚吗？那传染病可不是好惹的，据说，得了这个病，不超过三天，就得命归西天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。

张：什么病那么可怕？

珊：（抓脑袋）叫，叫什么来着？“非洲肺炎”？

张：什么“非洲肺炎”，是非典型肺炎吧？

珊：（想了想）对，对，就是那种病！没的治的！

张：（故意轻咳一声）有那么厉害吗？

珊：（大惊）你咳嗽了，你咳嗽了！快，咱们快去医院。

张：（好笑地）医院可以去吗？

珊：（想起）医院，医院咱不能去！

张：为什么？

珊：据说，医院里好多医生护士都受了感染，一命呜呼了。（急得团团转）哎哟，这可怎么办呀！老张啊，难道就这么让我看着你死？（哭天抢地地撕扯着张三）老张啊，你不能死啊，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过呀……老张，你放心，你死后，我决不改嫁，我会将咱们的儿子好好抚养成人的，老张，你放心地去吧。老张呀……

张：（又好气又好笑地）我这就死定了！

珊：（肯定地）死定了！

张：（不满地）你这不是巴不得我早死吗？

珊：（哭腔地）老张，这个时候我也不跟你争了，你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，就尽管说吧，我会按照你的话去做的。

张：（严肃地）我说翠珊，论文化你也不比别人差，论人品，你也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这闲言碎语，你怎么就分辨不清呢？我就这轻咳一声，就要与世长辞了？告诉你，我死不了！

珊：（带点生气地）你这怎么分辨不清了？人人都在保命，我怎么就不可

张：我不是说不让你保命，但保命也不能盲目啊。

珊：我盲目？

张：简直就是一只无头苍蝇。

珊：（生气地，指着自己的鼻尖）我是无头苍蝇？那你是什么？

张：翠珊，你怎么就不能用你的脑子想想，这种事可能发生吗？

珊：怎么不可能，世事皆不可测，我又不是圣人！

张：你看，你花了那么多钱，你就不心疼？还真没听说有人硬要去抢高价物资的，就你那么笨。

珊：（气愤地）你说我笨？

张：简直蠢得像头猪。

珊：（气极）你！你……我最笨的就是嫁了你这个没用的老公！

张：（也气愤地）我没用？我没用也比你有脑筋！

珊：（气极）好你个张三，我辛辛苦苦地奔波了一天，累得浑身散了架，这么一大堆东西搬回来，你以为容易吗？想不到，回来还要被你骂，我，我……（委屈地哭起来）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

张：（又气愤，又无奈，又心疼）珊，我也不是故意要气你，我只是觉得气不过，这种事怎么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（拉珊，珊不理）算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嘛！

珊：（不依不饶地）什么算你错了，你就是错了嘛！

张：（息事宁人地）好好，我错！翠珊，给你看一段新闻！

（拿起报纸，递给珊）看，就是这一版。

珊：（奇怪地拿起报纸，自言自语地）非典型肺炎病症与预防措施。（突然激动起来，指着报纸）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

张：（吓了一跳）怎么啦，出什么大事啦？

珊：你看，报纸上说，胡锦涛总书记来咱们这儿视察来啦！

张：（松了一口气）嗨，你说话别那么一惊一诈的好不好，吓死人不用偿命吗？

珊：（不好意思）哦，知道了。我是说，胡书记敢在这个时候来东莞，他不怕传染啊？！

张：那你说胡书记是不是金钢不坏之身？

珊：当然不是？

张：就是喽，哪有人不怕传染的？就算是伟人，就算是像胡总书记这种万人敬重的大人物也懂得珍惜生命呀！

珊：那他还来？

张：这正是胡书记的伟大之处，他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这里视察的。

珊：那还用说？

张：这不正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人民群众的关怀吗？

珊：对，古有帝王微服私访，为民解难。

张：今有胡总书记冒险前来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。我跟你说，胡总书记还亲自看望了不幸患病的病人呢！

珊：哇，太伟大了！

张：所以呀，对非典型肺炎我们不能谈虎色变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

珊：那该怎么办？

张：胡总书记不是已经作出了表率吗？他的到来，给我们人民大众带来了关怀，带来了希望，让我们真真正正感受到了党的温暖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国家是不会对这场灾难置之不理的，党的利益永远跟我们人民群众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有国家，有党中央的关怀，我们还怕什么？

珊：那我们不用怕了？

张：当然不用怕了，人家胡总书记都不怕，我们怕什么？况且，国家已经采取了极之有效的措施来防治，没有什么关是过不了的，我们要相信党，相信科学。（指报纸）你看看报纸，这里，这里……

珊：（看报纸）哇，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呢！

张：要不怎么说你盲目呢？

珊：世界卫生组织也投入到“非典”防治工作中了？

张：对呀，还有呢，接着看。

珊：（读报）虽然专家们至今未能穷尽它的病因，但“非典型肺炎”已得到有效的控制。只要每个公民严格按照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的要求去做，不要盲目跟风……（读到这里，看了一眼张三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）

张：（心领神会地一笑）还有呢？

珊：（继续读报）要相信科学，只有掌握一些重要的科学知识，才能避免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……（偷看张三，越来越不好意思）

张：（神气地）怎么样啊，老婆？

珊：（娇嗔地推了一把张三）老公！

张：你还怕吗？

珊：（肯定地）当然怕啦！

张：你还不明白？！（欲发作）你……

珊：（抢白）谁说我不明白，对于“非典”，我不可能不怕，只不过不会再盲目了，我要响应党的号召，积极投入到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中去。